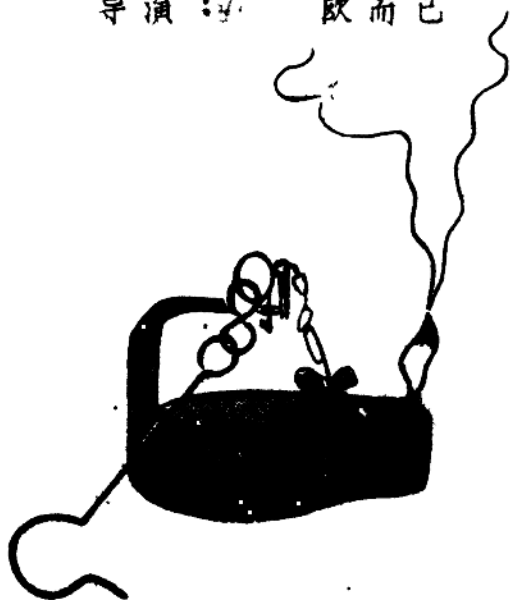


煤火煤原

編劇：李洪辛
 彭永輝
導演：歐而巳



上海市电影局天马电影制片厂
第一创作集体

1960年9月
津矿工人摄影

人 物 表

- 雷煥覺 廿六七岁，革命活动家。
- 易老官子 挖煤工（第一次出场时三十来岁）五十不到。
- 易猛子 老官子的儿子，廿二岁，拖煤工。
- 順子嫂 三十余岁，寡妇。易老官子的大儿媳妇，陈振云的姐姐。
- 小虎子 順子嫂的儿子，十二岁。
- 张老耿 推車工（第一次出场时三十余岁）五十不到。
- 秋 英 十八九岁老耿的女儿易猛子的未婚妻
- 刘德平 挖煤工，三十左右。
- 德平妻 三十出头。
- 小 平 刘德平的儿子，五岁。
- 賀青山 火車司机，三十多岁。
- 陈振云 路局司磅，三十不到。
- 楊 标 电机工人，二十二岁。
- 郑海生 拖煤工，十九岁。
- 吳嘯嵐 矿长，五十出头
- 王連奎 矿局总监工兼矿警局局长。五十不到。

吉田 日本人，矿局顧問，四十多岁。

陈工头 四十多岁。

徐监工 三十多岁。

刘仲谷 地方豪紳，五十以上。

沈泰和 商会会长，近五十。

北洋軍閥的旅长，馬營长，士兵。

办公室瘦職員和杂工

工人、家属妇女

沈鼠、矿警队

公司孙督办

清兵常協統

賴伦，德国人，矿局总矿师。

肖昌定，矿工。

楔 子

又深又黑的煤洞，一盞漂着火苗的矿灯，微弱而搖幌的光影，照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矿工，他赤裸着上身，烏黑如油，閃閃爍爍，兩臂肌肉凸出，結实有力，他高高的举着岩尖，狠狠地向煤壁凿击，那演員表就出现在这个矿底上。

矿工不断揮舞着岩尖，接連不断的一下一下打击着煤壁，煤壁开始出現了小的裂口；小块的煤屑四散飞溅，当那演員表快映完时，被矿工强有力給予重重的一击，发生了崩裂，那大块一大块的不可遏止的滚了下来。

字樣：“1905年，江西省某煤矿。”

矿山起了风暴。

夜晚。矿工們三五成群，举着火把，叫嚷着走进。

人群愈聚愈多。他們走过矿井的出口“总平巷口”。正碰上一些出班的矿工，提着矿灯拿着岩尖走出来。

那个领头的高喊了一声：“走啊！跟矿上要欠餉去啊！”也有人七咀八舌地喊着：“活不下去的都来啊！”“这餉非把餉鬧到手不行！”……

矿工們有的跟着走了，有些迟疑着踟躕不前。

搖擺的人群呼嘯着拥去。……

矿工們包围了总公事房。憤怒的人群象一鍋沸水，人人都在嚷，都在吼，一句話也听不清楚。

嘩——声，不知誰投了一块石头，总公事房的玻璃打碎了。矿工們的怨憤一起发洩了，动手砸毀总公事房……

那个領头的站在栏杆上，揮舞着手臂，想阻止大家，但是誰也听不見他的話……

白天，总公事房欄杆門外的空坪上，衣不蔽体的矿工們这里一堆那里一堆，都在期待着什么。有的在兴奋地談論，有的在不安地窃窃私語。矿工的家屬們拖儿带女，怀着希冀和不安的情緒。怯怯地跟在她們的丈夫、父兄身边，关切地諦听着，探詢着……

空坪上起了一陣騷动。有人喊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

前面圍着那个領头的，由几个青年矿工簇拥着，打人群里走过来。人們馬上湧上去。

“肖大哥，你咀头子要硬啊！欠餉一个也不能少！”

“再不管应，我們砸平他的公事房！”

肖大哥把手上的大紅帖子一揚說：“大家放心吧。公司督办亲自到了矿上，下帖子請我們議事，总会拿句話出来的。”

： 4 ：

一个叫张老耿的矿工拉拉跟在老肖身后的矿工说：“易老弟，你们当心啊，矿上连洋枪队都调来了！”

肖大哥听见了，笑了一笑说：“工人干活要吃饭。要欠餉又不犯法，洋枪队又怎样？”接着又安慰大家说：“弟兄们，放心吧，他们也是人，是人就不能不讲道理！”

肖大哥由矿工们拥着走上公事房栅栏门外的台阶。这时台阶上已经两边站好了清兵。肖大哥才踏上台阶，一个将弁模样的人就迎下来：“哪一位是来议事的？”

肖把手上帖子扬了一扬。

“督办大人有话：只准负责议事的上去，闲人一概等在外面。”那个将弁模样的人说。

跟着肖大哥的矿工们不服，想挤上去。门口的清兵把刀一横拦住。

肖大哥略一迟疑，旋即光明磊落的说：“你们就留在外面吧。”

肖大哥走进栅栏门里，只见总公事房门前，廊子上，台阶上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站满了兵，一半是穿着号褂子拿着马刀的营兵，一半是穿了军服拿了五响快枪的新军。个个杀气腾腾。肖大哥定了定神，坦然地向前走，走上总公事房的石级。

肖大哥绕过一架镜子屏风，走进大厅，只见里面站满了人。许多戴红缨帽，顶子颜色不一的大小官员，和戴簷尖帽的差役，教刀特枪的兵丁。中间一张长案，朝下几张太师椅，还空在那里。

一个青衣小帽的差役高声唱到：

官相公公督办孙大人到！……德商总矿师鲍伦大人到！……
涉美协统常大人到！……矿局帮办苏大人到！……”

这些官儿们一个个踱出来，就着长案太师椅上坐定。

没人理会肖大哥，连一把椅子也没给他预备。他略有不豫之色。这时那个苏帮办开口了：

“你就是领头闹事的吗？”

肖大哥被提不住，顶了一句：“矿上餉銀不是拖就是欠，工人靠两只手养家活口，一家大小要飯吃，怎么叫闹事？”

“胡说！”苏帮办把脸一扳说：“本矿名义上是官督商办，其实是朝廷的重要实业，有洋矿师经营指导，你领头闹事，朝廷降下罪来，你担得起吗？”

肖大哥急了，抗议道：“各位大人，今天是找我来议事还是问案子？”

“放肆！”坐在当中的孙督办把桌子一拍，厉声喝道：“本督办是朝廷命官，跟你们煤黑子开什么谈判！王法体统何在！协统大人——”

常得胜領命，隨即吼了一聲：“綁！”

下面的差役一陣吆喝，肖大哥看不是勢：才要向外走，拿着鬼头刀棍棒繩索的差役就圍上來！肖大哥拳脚有两下子：他抬腿一脚把清兵手上鬼头刀踢飛了，順手抓起一把椅子，打算殺出一條血路。

“常協統，你的洋槍隊是啞巴？”孫督辦一聲大喝，提醒了常得胜。

“混旦，放槍！”常得胜吆喝。

清兵端起洋槍。砰然一聲，肖大哥中彈，手捂胸口，怒視孫督辦。……

這時柵欄門外，台阶上的清兵象得了信號，端起洋槍，朝天放了一排槍。

同時由坯子兩邊，大隊手執馬刀的清兵包抄了過來。

一無準備的礦工們四散奔逃，家屬們孩子們吓得号哭着逃命。

清兵在人群中捕人。有的被綁上了，有的還在奮勇抵抗。

……

那個姓易的礦工憤憤於色，拿起手上的岩尖，想上去搏鬥，突然伸過一只手拉住了他。

張老耿把他一直拉到一個隱蔽所在，才喘息着說：“完了

！完了！人家又是馬刀又是洋枪，你拚得过？”

姓易的抱头嗚嗚地哭了起来。……

大厅上，肖大哥已經昏迷过去，两个差役把他架着，站在长案面前，听常得胜宣读罪状：

“……肖昌定系捻匪余党，糾众鬧事，阴谋不逞，着即正法。从犯苏四喜等十八人监禁終身。在逃者緝捕归案。今后本矿矿工均須切具五家連环保結，如有再敢聚众滋事，一律严惩不貸……”

常得胜讀完揮了揮手，差役們把肖大哥架了出去。

肖大哥站的地方，一灘鮮紅的血……

响起悲憤的歌声：

“血海仇，

力太深，

矿工生活苦嘆

要比牛馬苦十分

吃的是阳間飯

干的是阳間活

到何时拨开烏云見青天

站起再做人！”

歌声中显现如下的画面：

或三五成群或三五成行

低矮，狭小，深长的洞子里，什么也看不清楚，只看见几盏萤火似的亮光，慢慢向前移动着，这是几个拖煤工在艰难的行进。他们头上缠着黑布和蓝布的头巾，矿灯把插在包头帕子里。一根黄麻编织的寸把宽的带子，从肩头斜挂下来，一直齐大腿根上，后面吊着盛煤的箕，借着头顶微弱的亮光，他们僵僵着身子，斜着肩膀，吃力地一步一步在高低不平的倾斜的坡上“扯拖”，他们都一絲不掛，光裸着身体。

镜头再向前推，煤洞越来越矮了，在矿井深处挡头的地方，阴惨惨的矿灯插在棚柱上，火苗一闪一闪，挖煤工直不起身子，便侧着身子躺在地下，用岩尖凿着坚实的煤层，旁边的拖煤工也蹲在地上，把煤块往箕里装。

他们继续前行，煤洞忽然更矮下来，他们便伏在地上，把矿灯咬在嘴里，两只手也当脚来使用，象蛤蟆似的，肚皮几乎贴着地面，一步一步的爬行，偶一不小心，不是头顶碰着支柱，就是背脊骨触到棱形的煤石上。

矮矮的工棚，摆满了床铺，每架床铺都是上●下●层把上面的人坐起来就碰着屋椽，中间的人更是伸不直腰板。处处给人一种抑压的窒闷的感觉。床铺的宽度本来是单人的，但规定要睡两个人，人挤着人，人压着人。地上铺着麻袋稻草，也睡满了人，连架脚的空隙也没有。那盏昏黄的小电灯，把屋子照

的更阴惨，愁惨。从矿工们的床头，很少能看见衣被什物，除了他们的身体，什么也没有，看上去，一屋子都是快要与鬼为伴的半死的囚徒。睡不着的在喘息咳嗽，醒过来的心里绞痛，喝一口闷酒，蒙着头在淌眼泪。该上班的起来了，拖着疲惫的身子彳亍的出去；他留下来空着的半边床位，又马上为另一个刚醒来的，更加疲惫的身体所填补。

巷道里，张老耿正推着一辆铁皮煤车，走向一个坡道。张老耿头上是汗，背上也是汗。他用两手推，推了几步，觉得吃力不过，便反转身子，用背脊推着煤车，一脚一脚死劲蹬着地面，使出全身的精力和煤车搏斗，而煤车却顽固地在原来的地方慢慢移动一点又后退一点。张老耿精力使完了，脚跟松劲了，脚一滑，煤车便顺势滑下来。他心慌意乱，想用力去阻挡煤车滑下来，可是煤车向下的冲力越来越大，以致他几乎没有力量去阻止。被煤车推送着。张老耿眼前金星乱射。眼看就要出危险了，易老官子看见了，另一个工人看见了，几步跳过来，迅即用身子靠着煤车，使煤车稳住了，张老耿也摔倒在地下，易老官子一面用背脊挡着煤车，一面招呼跌在地上的张老耿。

大巷道来往着运煤电车，来往着上下班的矿工。

他们出得窿来，象打败的溃兵，提着矿灯和岩尖，神情沮

丧，脚步踉跄，东倒西歪的陆陆续续走出来，听见电车打铃，便把身子贴在潮湿的墙上，他们浑身都是黑的，只有眼睛和嘴唇上有点白色。有的穿着单衣，有的幸运披着件棉袄也是露出油渣似的棉花，有的连裤子也没有，就用头上的包头帕，围住下身。还有光着脊梁的，飞跑着进隧，在出来的行列中，有的吊着手臂，有的包着头，有的跛着脚，还有结束了凄惨的一生被人抬着出来。矿工们对于这样的死者，也不以为奇，差不多天天都有。

画面到此有个很长的淡出，然后出现一张没有衬底的字幕：

“矿工们就这样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，一年又一年。外面的世界经历了多少翻天覆地的**大事**：**辛亥革命**，**俄国十月革命**，**五四运动**……但是这里依然没有变化。一直到……”

第 一 章

一声雄壮的汽笛声，首先冲破银幕上的黑暗，一列疾驰的列车，带着震撼大地的声势从逐渐淡下去的黑云中劈头盖脸的奔来。

推出字幕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，立即集中力量，领导工人运动，中国工人阶级的长夜，从此破晓。

雷焕觉穿着长衫，坐在一辆无棚的货车头上，身子高踞在堆得高高的坑木上面，观看蔚蓝的天，眺望着田野。

从司机座前的窗口里，司机贺青山把头伸出，挥手向雷焕觉招呼，表示就要到站了。

雷焕觉顺着贺青山指的去。远远的矿山全景在望。

一座小市镇座落在群山的怀抱中。

在矿区的中心，厂房相连，屋脊纵横，十来只大大小小的烟囱，争吐着浓烟，把天空都染浑了。小电车拖着长列的煤桶，在密布的狭轨上往来奔跑，炼焦爐閃着熊熊的火焰，机器房马达喧鬧，傾倒煤碴的翻籠，有节奏的发出唧唧唧的震响。从地下清出来的煤碴，又坐上爬山絞車，傾倒到碴山上去。

天主堂和圣公会远离尘嚣，高踞山頂，屋頂上孤独而恐怖的十字架，高耸入云，镜头顺着山坡摇过来，则又是一个世界。

一栋一栋独立的哥特式的小洋房，在中山腰，在青翠的树林中疏落相間，这是洋人的住宅区，看出经过一番布局。

車子停靠在贛西車站，賀青山跳下司機台，雷煥覺也已爬下車來。……

賀青山替雷煥覺打着傘蓋捲，雷自己提着小藤箱，走上矿区的大街。

狹仄的街道兩邊都是各行各業的舖面，街上人來人往，磨肩擦踵，有帶着姨太太上洋貨店的積食司爺們，有帶着妓女上酒樓的工頭們；更多的是礦工和他們的家屬，她們提着籃子去買油鹽米，也有苦着臉夾着被子走進當舖的，在拥挤的人流中穿插着一些叫化子，有的大着嗓子喊街，有的緊跟着人細聲求告，人聲嘈雜，整個市面呈現出繁榮、混亂而淒慘的形象。

“讓開、讓路。”幾個聲音同時叫着，

一輛四人抬的綠呢軟轎從街上過來，拥挤的行人，都朝兩邊讓路，雷煥覺他們也被擠到屋簷下。

轎子裏坐着個梳仁丹胡子面目兇狠的人，後面跟着穿黃色制服的礦警，還有幾個戴軍帽的拿鐵尺的跟班，除工夫也跟在轎子後面，騾着屁股小跑着。

賀青山拉拉雷煥覺，低聲說：“這就是我跟你說的礦上的

总监工兼矿警局长王連奎，工人们当面都要喊他三老爷，背后都叫他王胡子。”

轎子走过一家大商店門口，老板特为走到門口，向王胡子拱手打招呼。

賀青山又告訴雷煥覺：“这是本鎮商会的会长，沈泰和的老板。”

雷煥覺他們又往前走，忽然，街道拐角处一个棚子里在吵鬧，雷煥覺順着声音望过去子。

棚子里是个临时的賭攤，一个青年工人紫着臉要冲出賭攤，嘴里嚷着：“你們搞鬼！不来了！你們搞鬼！”流氓們包围着他，不讓他走，也嚷着：“誰搞鬼？輸不起不要耍賴！”

摆賭攤的是矿上一个监工姓徐的。这时他丢出两块銀洋一个角子，說：“借給你三块钱，再来。”

流氓們应和着：“好啦，人家徐监工借兵給你翻本。”

青年工人看了一下，还是要走。流氓揪住他不放。

“一块錢現扣三角利息，这个借我擔不起！”青年工人說。

徐監工把眼珠一掙，开姓李的，你真他媽的小庙子鬼！

……”

流氓們也想动手打人，突然插进一个身材高大的工人，按住流氓的手說：“算了，那有逼人借債的！”

“易猛子！”徐监工喝问：“有你什么事？”

“那有这种霸王赌！”猛子袒护着青年工人说：“赢了不让人走，连输了还不让人走？”

徐监工把手上的牌一丢，正预备过来揪猛子，一看猛子身后还站着几个年青工人，象要斗架的公鸡似的。徐监工和流氓们没有马上动手，双方正僵持着。

“贺大车，你看他——”贺青山和雷焕竟正在看着，一个年青的女孩子一把拉住贺青山，着急地指着猛子，意思是要他去解围。

“秋妹子！看你急的”贺青山笑着说：“还没有过门，就心疼女婿了？喏，拿着。”他把行李捲交给秋英，正想去劝架。

可这时一个老年矿工已经闖进赌摊，一把抓住猛子，喝着：“干什么，又在这儿惹是生非！”

猛子还不走，老头子又推了他一把：“还不快走！”猛子才烫着脖子走了。

老头子不是别人，就是当年跟肖昌定去谈判不成姓易的，如今年纪大了，人都喊他声“易老官子”。

易老官子从裤兜里摸出烟，徐监工不软不硬说了句，“算了，徐监工，怪他年青不懂事，也不想是什么人，能在这几摆赌摊子！”

“好了，有你公公解围了”。贺青山回来对秋英说。